

## 輕詔與嚴訓：清游戲主人《笑林廣記》 嘲弄命題所體現社會之規訓及意義

黃東陽<sup>1</sup>

### 摘要

本文以游戲主人之《笑林廣記》為研究文本，除了釐清此書初次刊行的年代及與·初各笑話書間的關係，並藉由與通俗類書中勸戒門類的對照，進而掘發此書於刺諷題旨中所映現社會規範的內涵及意義。此書諷喻之命題有二，其一，觀察社會階級中的失序做為。舉凡庶民習常接觸毋論是官吏文人抑或各式行業，皆在作者批評的視角內，在其中更辨分出職業兼具義務及利益的不同面向，指出當嗜利而忘卻義務時就會驅使個人偏離倫序，不僅可笑更造成社會的不安，也成了各式道德勸喻的負面註解；其二，嘲啁因個人形體心性所造成的脫序言行。在立場上則以具優越感的男性視角，嘲笑弱勢族群、窺探他人性事，實有悖於文明社會分工互助的精神，宣洩著食色的獸性，顯現隱蔽於人性中的殘忍本質，與當時之訓戒或即或離：一方面雖悖於當時以仁待人之勸喻，另一方面卻也因著體貼自我，對觸犯各式性慾規範的當事人有著更多的體諒。《笑林廣記》真實反映出個人對群居社會的需求，故主張需踐履義務，卻又想滿足私人的慾望，而侵害他人權益的衝突心理，標識出清初庶民文化及思維之特質。

**關鍵詞：**游戲主人、《笑林廣記》、《笑府》、笑話書、清代

---

<sup>1</sup>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通訊作者：黃東陽，E-mail: tyhuang@dragon.nchu.edu.tw  
DOI:10.6284/NPUSTHSSR.202209\_16(3).1

## 壹、引言

自曹魏邯鄲淳撰《笑林》奠定笑話書之範式後，以啟人一笑為旨的著作便代有撰者，笑話以單一事件作為敘事主體，務求在極短的篇幅中揭示當時人以為可笑的題旨。而這必然和大道無涉的新體，仍為南朝宋的文論大家劉勰所注目，在《文心雕龍》中設有〈諧謔〉加以收錄，惟在「宗經文論」的引導下被以《詩經》的創作淵源、用「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定義特質，且揭櫫「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sup>1</sup>的撰述規範，務求諷誡之用並以只為淺俗悅笑的目的為戒，而此，已使笑書撰述者在用以調笑的撰述目的外，有了「勸諷」的正大題目，成了笑話作者在撰寫時，共同聲稱的奉行規臬。

自宋代開始笑話書的消費市場轉向於城市居民，而更側重使人開顏之題旨與功能，逐漸形成俗笑話的系統，而與文人所誦讀的雅笑話有別，時入明清當書籍成為更普及的商品下，俗笑話更形興盛，在通俗小說中佔有不小的消費市場。這些俗笑話的出版書商及編寫者專注於可笑事的搜集和撰述，明白「笑」乃刺激消費的主要題旨也用此當作編纂原則，亦有招致「德音大壞」指謫的自知之明，<sup>2</sup>所以在販售低俗題材的笑話時多號稱乃自家新編外，也表述在閱讀後有益讀者自我品格之形塑，更具諷世、淑世之用途，遙承著六朝時所揭示笑話書撰述需有的正大題旨。如《解人頤新集》之序文就提及讀笑話可以紓緩「蓋謂人生知識而後，患得患失，一種俗情橫塞胸臆，睡夢中尚且爭名較利，況醒時而能擺繮脫索乎」的桎梏，因其中「歷觀悉覽，通讀詠歌，俱言性命，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最足興感人意」<sup>3</sup>，人得以不拘執於名利的追尋，具修身自省之效；石成金序《笑得好》申言「但願聽笑者，入耳警心，則人性之天良頓復，遍地無不好之人。方知剋毒語言，有功於世者不小。全要聞笑即愧即悔，是即學好之人也」<sup>4</sup>，主張笑話之體兼得使人發笑和警心的功能，尚可收令人向善之果效，以為笑是閱讀歷程的主觀感受，與看到、發現他人行為之可笑並生。此也意謂著群眾心中已先認定讀笑話書之所以為有笑的情緒反應，乃繫於讀者能在其中發現被描述者的行

<sup>1</sup> 南朝宋·劉勰撰，清·黃叔琳注：《文心雕龍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105。

<sup>2</sup> 魯迅指出笑話書自《啟顏錄》後，則已流於輕薄，並謂：「而到了《笑林廣記》，則落於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譏人，涉於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頗中此書的特質，亦為此時通俗笑話書的常例。引見周作人：〈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收於周作人：《中國小說史略·附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00。

<sup>3</sup> 王利器輯：《中國笑話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53。

<sup>4</sup> 清·石成金撰，張亞新校注：《笑得好》（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明清笑話集六種》本），頁209。

為失序，出自於個人偏頗本性的驅使，並認定這行為背後的「選擇」實屬可笑，有著觀看（人）行為在社會上的失序／發現隱匿於內在偏頗的本性／嘲弄（人）特定性情左右下之選擇的閱讀歷程。於是，才會更進一步相信讀者笑的反應，必然聚焦在具有道德評驚的嘲弄裡，更進一步形成從啟人一笑、自省行為、影響他人進而改變社會的淑世理論。看似弔詭的主張，實可由「正言若反」的思維加以理解：記錄下得以借鑑的錯誤範例，人在知此事可笑下則生羞惡之心，形成了行事的規範。

編者的編纂手法或自言立場並非代表就旁落了「啟顏」的目的，而是在編者及讀者共同的期待和要求下，取用了更多與社會有關的笑話題材，使得明清笑話書嘲諷對象和景況更具體的呈現在現實中，並為眾人多所關注的題目；此看法亦可在笑話書的編纂手法和內容中獲得了印證，記敘主題及分類的標準多依照社會身份，在偏好批評與嘲弄社會裡各類弊的群體意識下，使得原本僅求取以資悅笑明清笑話書的內容，存有批評社會失序與建構秩序的文化意識。

相較於笑話書以迂迴的方式，表現著人們所以為與期望的社會秩序，這群失意於科考的文人，尚且編寫著明清庶民階級中流傳的各式規箴，嚴肅地交代不同階級與身份遵循的規範，直接傳達維護倫理的要求和主張，收容在日用類書所關的專章中。這些出於相同編寫者之手也在同樣讀者群流動的作品，<sup>5</sup>訴求和目的雖然存在著娛樂、教育上的差異，卻同樣體現著當時群眾的共同期許：笑話書記敘下錯誤的行為範型，能獲警戒，至於格言則表陳人當遵循的理則，循此行事，於是，笑話書所譏諷的單一事件，可以在訓誡中找到依循的原則，至於訓誡的格言，則在笑話書中尋得違逆教誨下的實例，兩者間便足以相互為訓；於是對此時笑話書的探索，便可在對照各式之訓勉下得以注解。

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笑話書，當推遊戲主人的《笑林廣記》。是書雖多承自馮夢龍的《笑府》體例和內容，卻多予刪削並增以新話，在清初決定了通俗笑話書的主要內容，流行最廣亦最久，也是各種笑話編纂者抄用、仿習的對象。此出版現象反映此書得以道中群眾心事的特色，因此，本文即以此書作為探討的文本，釐清、整合出當時所關注的社會主題和評議準則，並藉由檢覈當時民間印行最廣之日用類書中之訓誡門之規範作為理解進路，以重構市民對於當時的觀感與自處的方式，由此，足以對中國笑話的特質及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有更深刻的詮釋和辨分。

<sup>5</sup> 明末刊行極興盛的日用類書，與笑話書相同亦以抄襲前作為編纂手法，致使明末刊行的日用類書不只彼此間內容大同小異，入清後也多只是翻刻而已。故本文所引便以明末刊行日用類書為主，較能反映明末迄清初這段時期，文人所編寫庶民當遵行規範之一斑。

## 貳、逾越職份：

### 以「處世」原則闡發個人和資源間之道德意識

題名遊戲主人纂輯，粲然居士參訂之《笑林廣記》，雖出於不知名的編撰者卻在清初刊行後便為廣傳，反映此書的形式及內容為當時市民讀者所歡迎，可視為記錄清初社會文化與市民心理的文本。為求界定出更清楚的論述時空及背景，故先釐清幾近無人處理的文獻問題，便得以做更細緻之分析。就文獻資料言，可分由編纂之時間與來源予以考論。

#### 一、文獻之考述：作者、成書時間及編纂體例所反映的撰述傾向

是書作者可據掀髯叟所撰的〈序〉文中，略見性好詼諧而玩世不恭的原本性格外，又謂「弱冠即有志四方，足迹遍海內，故其聞見亦廣，而諳練日益深。夫何穎禿研穿，徑荒裘敝，而白衣蒼狗，笑眼誰青」云，<sup>6</sup>尚為屢試不售而歷坎坷人生的失意文人，生平自難詳考；不過從《笑林廣記》多本馮夢龍《笑府》，其中有涉蘇州土語的笑話皆未刪去的情形推斷，知作者可能為吳人，至少久居於此。如《笑府》有〈屌篤〉一則，自注云：「松江人呼屌為篤」，文云：「一人問其友曰：『同一陰物，或稱屌，或稱篤，何也？』友曰：『毛而瘦者為屌，光而肥者為篤。』因問：『令正有毛乎，無毛乎？』其人即喝：『咄』屌篤同音。」<sup>7</sup>《笑林廣記》則記有〈手木篤〉而云：「松江婦寒天淘米，似手冷插入腰內。主母疑其偷米，喝曰：『做甚麼？』婦答云：『手木同木篤松人呼屌為篤 木篤言手冷也。』」<sup>8</sup>此則而以吳語之諧音為笑，而松江亦在蘇州；加上目前現存最早版本的《笑林廣記》也刻於蘇州的金閶，知有地緣關係。作者活動年代，也能由此書的印行時間中略見。

全書體例及內容主要襲自明末《笑府》並作調整刪改，再增補笑話，文字方面則以「近俗」作為修編原則。<sup>9</sup>故在笑話類別的區分上大致規模《笑府》，不過馮夢龍在各類前的小引及附於笑話後的品評，就閱讀笑話的目的來說實為蛇足，

<sup>6</sup> 清·遊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序》（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笑林廣記二種》本）。此本據廖東自述乃採個人所藏今存刊行最早的乾隆辛丑（1781）年的《笑林廣記》，收笑話835則，為目前點校本所收最全的本子，本文亦用以作論述的底本。

<sup>7</sup> 明·馮夢龍撰，程小銘校注：《笑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明清笑話集六種》本），頁149。

<sup>8</sup> 清·遊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31。

<sup>9</sup> 王國良：〈介於雅俗之間——明清笑話書《笑評林》、《笑府》與《笑林廣記》〉，收於《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年），頁247-249。

游戲主人一律刪除，並更動部份標目，使眉目更為簡要，如改〈方術部〉為〈術業部〉、〈廣萃部〉為〈僧道部〉，易〈刺俗部〉為〈譏刺部〉，又刪去〈閨語部〉、〈日用部〉，另又增加〈貪吝部〉、〈貧窶部〉及〈謬誤部〉三部，則有突顯刺諷對象的目的，尤其〈謬誤部〉所收少見於《笑府》中，多屬新話；就所收則數言，《笑府》收 599 則，今所見初刊於乾隆辛丑《笑林廣記》則有 827 則且亦未全錄《笑府》下已相差 226 則，若以今所未見刻於康熙癸未收有 1083 則之《笑林廣記》相較，更相去 484 則，代表游戲主人雖大量援用、改動《笑府》，卻也有近一半的作品乃出於作者自己的搜集及記敘。由於此書作者不可考而體例及內容多襲用《笑府》的編纂習慣，今學者再據現今最早刊於乾隆辛丑（1781）年，推測《笑林廣記》乃成書乾隆晚期，再依此斷定此書內容凡與乾隆時的笑話書相重者，皆是作者抄自其他的笑話書。唯據《舶載書目》（1694-1754）裡記錄於享保十年（1725）之《六番船書籍改》，收有時代更早的《笑林廣記》，那麼《笑林廣記》不僅成書甚早，亦未抄用其他笑話書，反而是被諸笑話書所用，影響更決定了清初笑話書的發展方向。其記云：

《新鐫笑林廣記》 四本 十二卷 康熙癸未年編次，徵遠堂遊戲主人纂輯，絜然居士恭訂，序康熙癸未，掀髯叟漫題。

目次 古豔部七十 腐流部百十三 術業部八十三 形體部百四十四  
殊稟部百八 閨風部百三十 世諱部八十六 僧道部六十四  
貪吝部九十二 貧窶部四十八 譏刺部六十七 謬誤部七十八<sup>10</sup>

這部同樣由絜然居士恭訂，有掀髯叟漫題於康熙癸未（1703）年徵遠堂印行的《笑林廣記》，今雖未見，但和今存刊行最早金閨書業堂刻於乾隆辛丑年的《笑林廣記》相較，所收類目無別但則數有異，知為同書但篇帙有別。書業堂刻本與徵遠堂所收則數的差異，可由下表以示：

<sup>10</sup> （日）大庭脩編：《舶載書目》（京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 年影印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頁 8。

表 1 《笑林廣記》書業堂及徵遠堂各部所收則數比較表

部別 \ 刊印堂別 則數	徵遠堂 (A)	書業堂 (B)	相差則數 (B) - (A)
古豔部	70	61	-9
腐流部	113	80	-33
術業部	83	73	-10
形體部	144	105	-41
殊稟部	108	91	-17
閨風部	130	88	-42
世諱部	86	64	-22
僧道部	64	43	-23
貪吝部	92	67	-25
貪窶部	48	37	-11
譏刺部	67	57	-10
謬誤部	78	61	-17
總計	1083	827	-260

得見書業堂刊本以刪減徵遠堂刊本各部的內容作為重編原則，以閨風部刪 42 則最多，形體部 40 則次之，腐流部 33 則再次之，古豔部刪 9 則最少，術業部、譏刺部刪 10 則、貪窶部刪 11 則刪去亦有限，其餘刪除則數皆在 20 則左右；由於實際刪除的內容不詳，未知刪汰的標準，但必然為降低成本及因應市場需求有關。《舶載書目》中二次提到刊於康熙癸未，所據應該皆是掀髯叟的序有落款時間，然自書業堂本起便無時間的附記。《舶載書目》記錄所收類目及則數甚為詳盡，且二次提到刊於「康熙癸未」，可排除誤記的可能，今雖未見傳本，然仍能依此判斷《笑林廣記》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編成，較諸目前所見最早刊於乾隆四十六年的《笑林廣記》早了近八十年外，內容亦多了 260 則。《笑林廣記》的撰成時代既在康熙四十二年，在內容已有刪削下是書部份內容仍可見於《笑倒》（1718 刊）、《笑得好》（1726 初刊），<sup>11</sup>明白這些笑話書襲用《笑林廣記》之痕跡，而《笑林廣記》引導清代笑話書編寫方向的地位，更從中得見端倪，更修正了過往以為《笑林廣記》乃抄用多種如《笑得好》、《笑倒》等笑話書的舊說。

作為後來笑話書編寫重要依據的《笑林廣記》，於乾隆末修訂本面世便後就刊行不絕，記敘了《笑府》入清後甚為少見進而在中國失傳的市場消長，以及指

<sup>11</sup> 今傳世最早《笑得好》的刊本，收於清雍正四年（1726 年）所刊之《石天基全集》中，所錄故事最為完整，今以此為《笑得好》流傳之上限。詳參考許美雲：《清笑話書《笑得好》之文化評議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頁 25-26。

出《笑林廣記》確能表述當時群眾集體的意識：就直接鈔錄故事的情形言之，反映相同的內容自明末迄清初中葉足以抒解、表述個人情緒和社會現象；就闡釋共同的主題言之，或以單一故事的變形，或是新事增入，亦道出跨越時代群眾關懷的共通議題，與笑書闡發的主要題旨。《笑林廣記》成書於清初，代表通俗笑話書於此時已然成熟，在庶民閱讀市場中銷售著啟人一笑的商品，不過《笑林廣記》仍在自序中自言「匪所思存也，則供嘸笑於當塗，博歡顏於叔季，壯夫之所不為，豈有心世教者之所取容求媚者哉」<sup>12</sup>，用淑世作為印行專好嘸啁記錄的自解，道出作者傾向於表述個人社會行為足以為笑的編寫基調。尤其笑話已標榜滑稽不經，擺脫言必有據的撰文傳統，可以無所顧忌地虛構與醜化聖賢、神明、帝王的形象，任意搬弄、注解經書、宗教典籍，更遑論一般的人物或階級，以近於無所忌憚而優越的立場予以批評。而此立場，亦可從分類中得見端倪。《笑林廣記》門類大致皆承自《笑府》也分十二門，分別就社會身份、形體稟性與時下風氣不同的立意來擬題，但皆聚焦在當時庶民在生活上得見的社會現象與問題；因著作者想突顯特定的嘲弄對象，並無較統一的分類準則，致使各門類下所收笑話彼此間亦容有互通。

由門類之主題及所記笑話觀察此書所聚焦的題旨，可簡分為兩種類型：

一是以社會身份及其當盡的義務及遵循的倫理作為批評準則，嘲啁與此身份有關並可議的行為，此類為此書收錄的大宗，包括了以職業、階級為譏嘲對象，若官員（〈古艷部〉）、讀書人（〈腐流部〉）、出家者（〈僧道部〉）、百工（〈術業部〉）皆是作者關注的對象，另外好言人倫身份中的夫妻與兩性關係（〈閨風部〉），且輕視貧困而居於社會低層的群眾（〈貧窶部〉），則反映著作者及以中產階級為主讀者的心態及立場。

二是因個人之外形與稟性造成他人的突兀感，或出於外形與身體之殘缺（〈形體部〉），或來自性情和資質之病態（〈殊稟部〉、〈貪吝部〉、〈謬誤部〉）。此類之所以被視為可笑，在於他們在群體的互動裡，因著外在或者行為難符合社會所要求的準則，導致曝露個人在社交場合上的缺失而引人眼光，成了笑話的題材。至於專記世上所諱言或注意卻可嘲弄之〈世諱部〉及〈譏刺部〉，則聚焦於收錄當時人們最注意與關心的題材，近包賅前述兩大類的內容而最具時代性，不過極少再以官吏為題，或與人們所認定的官吏弊病無分今古有關。是書嘲弄的對象與命題，則可先由社會階級之高下依序予以解讀。

<sup>12</sup> 王利器輯：《中國笑話書》，頁 550。

## 二、任官的檢驗：由「仲裁權益」以辨識其「抑制貪念」之能力

《笑林廣記》在敘寫人物時與雅笑話系統多實指姓名不同，而是單純地用人倫或社會身份作為對象進行描述，並突出可供嘲笑的特質。這樣的撰寫策略，表現了作者的寫作企圖：面孔模糊而僅交代人物的身份，便得以透過純粹而單一的個性塑寫，投射至讀者生活環境中所接觸的對象。<sup>13</sup>然而作者除了需要選取人們所關注和熟悉的社會階級，在刺諷的題目上亦需扣合在這階級身份習見的問題。相對於笑話可採己意解釋社會現象或弊病的發生，規訓的記錄則立足在道德上教訓群眾以防患未然，阻止可笑事的發生。

《笑林廣記》的作者雖存針砭時風的筆調，卻不免囿於自身有限的生活經驗，且在考量以市民為主的消費市場下，觀察的社會階級便限制在城鄉的範圍。在這生活環境裡，笑話書的編纂者能以庶民的視角，首先關注與己身利益攸關的題目，因此多留意具有支配、決定自身權益的各種官員，檢視著他們在仲裁民事時的態度、方法與個人學識、品格，依此脈絡，進而觀看尚未步上仕途的士人言行，由之建構作者想像中地方官員的養成過程。這些近於荒謬的敘事裡，皆集中於探討官員之義利之辯和形塑品格之教養問題上，用以寄託庶民對官員作為及其家庭教養之評騭。

### （一）「為官者多趨利」人格見解之形成

庶民對手握行政權的官員，不免存有稟以公義且能酌於情理行事的期待，但在實務上能體察小民糾紛間諸種情狀而下判斷的官員本不多見，輔以個人在與他人發生爭執也多自以為是，恆不滿於負責仲裁的官吏，於是，在深信在官場中不乏多行不義的官員下，便有著如下的評斷與描述：

一官最貪。一日，拘兩造對鞠，原告饋以五十金，被告聞知，加倍賄托。及審時，不問情由，抽簽竟打原告。原告將手作五數勢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手覆曰：「奴才，你講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有理〉）

有農夫種茄不活，求計於老圃。老圃曰：「此不難，每茄樹下埋錢一文即活。」問其何故，答曰：「有錢者生，無錢者死。」（〈貪官〉）<sup>14</sup>

<sup>13</sup> 對於通俗笑話的人物描述，龔鵬程認為：「笑話所表達的，僅是個意念，所以它的人物抽象性很濃，它和一般小說故事間的關係，恰如數學和實際事物。」乃就笑話的命題，說明其中人物需以抽象表述的原因。詮釋雖與本文不同，但亦同樣拈出笑話書人物的抽象與單一概念化的敘寫傾向，可參看。引見龔鵬程：〈笑林的廣記〉，收於《笑林廣記》（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頁19。

<sup>14</sup> 清·遊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



「貪婪」乃《笑林廣記》敘寫官員處理民事時最習用的主題，首則在先明言「一官最貪」後附以官吏以賄款高低決定官司勝負為證，略去行賄賂兩造在此事中的曲直，讀者無由辨分官員處事能力、態度等資訊，以及在明白事件始末下依法、依理決定是非，僅接收到被簡化下的詮釋：官員此一身份便難脫對金錢的執著；依照這思維，次則就更用寓言式的讒語呈現，題目便先明言形容的對象為「貪官」，正文開始於如謎面的敘事：老農擁有種茄得活的祕訣，乃埋一文錢在茄樹之下，此荒謬的方式於揭開「有錢者生，無錢者死」活樹原理的謎底後，便回應題目「貪官」的定義亦是特質，以金錢作為評斷民事的準則。此設想出於庶民文化的思維中，認定趨利乃社會爭執的生成原因，在日用類書中有所呈現：人多沈溺在酒色財氣中，乃社會問題生成的根源。一如《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所設〈勸諭門〉中便以圖示表現「酒色財氣」乃傷身之本，而謂：「詩曰：色作船頭氣作梢，中間財酒兩相交；此船勸君休央坐，四面應知殺命刀。詩曰：酒若除之性不在，更將色戒濟生方；財能義取天當祐，忍氣興家少禍殃。」<sup>15</sup>道出社會已有個人在世多戀財色，好酒更令人難以忍氣當為戒的定見，拈出即令好財，惟取得需用「義」去衡量的原則，而用將生成殃災作為示警。人性既為如此，那麼官員在具有行政權力下更易於沈溺財物佔有的欲念中。何況人們至官府仲裁民事，自屬不愉快的經驗且不免視自身遭不公平的對待，於是，相信審理的過程並不公義，便歸責審理官吏的貪財，具體的反映在小民思維的《笑林廣記》，令書中凡涉及處理民事的地方官員，無不以賄金的高低，作為評判是非的準則，且無例外。好財，是庶民心中生事多擾的根源之一，日用類書也多闡多慾之害，並揭以「君子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爍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降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至哉」<sup>16</sup>，戒貪乃處世之本。唯官員心性好貪且不以規範為意，其原因可由官員皆表現出「痴愚」的本質有關，為此書中地方官之共同的形象。

## （二）未達基本要求之地方官員

藉由笑話行文辛辣且又未明指對象的特質，《笑林廣記》的作者便可無所顧忌地代替主要讀者的城市居民批評社會問題，以宣洩日常中所遭遇不公待遇下所生成的不滿情緒，尤其適宜諷刺夙日必須面對又不敢批評的地方官吏，可收歷

<sup>15</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1（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2011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四十年書林劉氏安正堂重刊本），頁555。此圖亦見同時之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42、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23。

<sup>16</sup> 見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之31，頁558-559。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42、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23亦見。

歷有人卻又無法歸責於讀者的效果。貪財，表現著地方官外顯的失職，而愚庸，乃反映內在的資質。不過在嘲笑官員的愚昧時，又好直接指稱人民所習見的武弁和監生，成了〈古艷部〉中列舉為官者的最大宗。究之笑話的思考方法，唯利是圖屬價值判斷，而稟性愚昧則是個人資質，原來分指不同的概念，但對作者甚而閱讀群眾言則多混為一談，其思考的脈絡，可由對官員的要求中略見。

武弁因武藝而獲官，監生則因文采而入學，本不求文武皆備，卻皆成了《笑林廣記》中最常被開玩笑的官職。此傾向自批評了官員的才能多名實不副，亦交代了群眾對於行政體系存有敵視的心態。下引二則分別以官職武弁、監生去速寫人物，提煉出足以標識出兩種社會身份的特點：

一武官出征將敗，忽有神兵助陣，反大勝。官叩頭請神姓名，神曰：「我是垛子。」官曰：「小將何德，敢勞垛子尊神見救？」答曰：「感汝平昔在教場，從不曾有一箭傷我。」（垛子助陣）<sup>17</sup>

武弁在《笑林廣記》中，多形容成胸無點滴學識又忌諱他人知曉的形象，只是既以武藝見長，本容許疏於讀書，但在此則荒謬的報恩故事裡，現身於戰場助武官獲勝的「垛子神」，竟是報答夙日演練中武官從未射中箭垛之恩，荒謬的報恩情節直指武官亦無武功，官位和能力自不相副，無怪為人所訕笑。武官如此，代表至於文職體系的監生亦然，這些可入國子監學習的生員，自然具備相當的學識，然在《笑林廣記》裡或胡亂解經，或文化低落，相違於生員需擔負傳承帝國文化重責的社會身份，在是書中更收錄了純屬虛構的嘲弄：

一人往妓館打丁畢，妓牽之索謝，答曰：「我生員也，奉祖制免丁。」俄焉又一人至，亦如之。妓曰：「為何？」答曰：「我監生也。」妓曰：「監生便怎麼？」其人曰：「豈不知監生從來是白丁。」（〈打丁〉）

小虎謂老虎曰：「今日出山，搏得一人，食之滋味甚異，上半截酸，下半截臭，究竟不知是何等人。」老虎曰：「此必是秀才納監者。」（〈酸臭〉）

18

首則的地點選擇非正當場域的妓館，可引發讀者不經的感受和給予純屬虛構的訊息，當生員進入這已然虛構的場域中消費時自理當有荒謬的主張：將政府

<sup>17</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7。

<sup>18</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2、14。

給予免除徭役的「免丁」禮遇，作為消費後拒絕付款的理由，已建構出當事人將有主張、權益間具荒誕且具對照性的關係，於是之後真正欲嘲弄的監生出現後，不意外的依循荒謬敘事的主線，也自稱「白丁」（主張）亦得免費（權益），由自身去證實眾人周知監生等同文盲的普遍認知，在讀者預知荒謬又具對照的敘事邏輯下，而感到可笑。《笑林廣記》極力夸寫監生的無知及愚鈍，一如在〈考監〉裡監生竟視出題應試乃至苦的差事，<sup>19</sup>全然違背此社會身份當有學養的要求，於是在次則中，道出此怪異現象生成的原由：具酸臭特質者即為按照納監的方式取得資格的監生，無怪名實不符，使其來有自。反映在當時的規箴中，如《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所指出「人家好子弟，愛作秀才樣。父兄庇蔭下，終日閑浪蕩。田又耕不得，書又讀不上。誤了一生事，父兄何指望」<sup>20</sup>，用安於社會身份的立場，勸導無才無能就當安於原本的職業及身份，勿妄想躋身士人之列，表述的觀感同於笑話中對於納監者的批評。只是就納監者言，進入文人之林也意謂著取得入仕的契機，而對其他人而言，則是官箴大壞的根源。

### （三）喪失選拔功能之任官途徑

《笑林廣記》間接地否定絕大多數官員的士人資格，尤其文官多出任與百姓關係更形密切的縣令，晉身前文人的生活與品格，亦是笑話書多予著墨處。在傳統的文化中，認為文人品格的養成與經書的研讀有關，那麼文官既多無行，自然得以推論在晉身前已荒廢士人當熟讀經書的本份。故書中便收錄讀書人對經典謬解及入泮亦不以科考為資格的話柄，用以說明官員「空有士人之名卻無士人之實」的原委。故謂：

有盛大、盛二者，所戴氈帽，合放一處。一被蟲蛀，兄弟二人互相推競，各認其不蛀者奪之。適一士經過，以其讀書人明理，請彼決之。士執蛀帽反覆細看，乃睨盛大曰：「此汝帽也！」問：「何以見得？」士曰：「豈不聞《大學》注解云：『宣〈（先）〉著〈（蛀）〉，盛大之貌〈（帽）〉』。」（〈蛀帽〉）

府取童生，祈夢：「道考可望入泮否？」神問曰：「汝祖父是科下否？」曰：「不是。」又問：「家中富饒否？」曰：「無得。」神笑曰：「既是這等，你做甚麼夢！」（〈夢入泮〉）<sup>21</sup>

<sup>19</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9。

<sup>20</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1，頁559。文亦見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42、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23。

<sup>21</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3、27。

首則，道出胡亂解經的士人，實已違逆了庶民對此階級的既有期待：悖離日誦聖賢書當深解經義的日常課業，及踐履文中所載負的為聖之道，在對經文一知半解下，更可能成為干擾正統文化傳承的因素。《笑林廣記》指摘當時存在著未能深解經義，依然獲得承認士人身份的怪象，就此，書中尚且做出了合於推論的詮釋：既不通文理，代表這些官員採行了不同於讀書應考的方法。在次則中，就借用能知鑒萬事的神明之口，戲謔的道出即使想取得最基本士人資格即秀才，亦需依賴有官職之父執輩的恩澤，或富足家庭的金援方可獲得，在這笑話書所築構的仕途體系之中，自然清官難遇，貪官充斥，這亦是笑話書舉凡有官吏在故事裡，必遭到作者積極而刻薄批評的主因。

笑話書好譏嘲官員，可在日常類書中多以避免紛爭且求疏離官府作為訓誡中，獲知庶民對於官吏負面想像和觀感的來由。一方面，循庶民對於人欲的理解，官員中不乏昏瞶判決民事的庸材，又來自於富饒而知營利的家庭，如同《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所陳心性與社會關係的理論，「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無位，則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也；必求全其心之所欲，則弊弊乎百歲之間，須臾之不憂也」<sup>22</sup>，人生在世如同萬物於天地間，見物之不齊便推知人生亦未能萬事皆足，於是首拈慾重即身處富貴亦覺不足的觀念，可用少慾加以應對，那麼家富又捐官求貴，自屬慾多，求取財貨自在意料中事；另一方面，又示以自處之法，在〈先了官〉一則中以通俗的唱詞，重申早些納稅的好處，「好鄉里，我勸你，先了錢糧第一美，八月穀熟莫拋撒，飯米中間攪好米；官府開倉便納糧，人說由災也不悔，糧多納贖不係痴」<sup>23</sup>，繳稅不只是人民的義務，亦是周期性必須與地方政府接觸的常例，減少與官吏的接觸與降低因此衍生出觸法的疑慮，早些納糧成了最好的應對方式。也因此，在既知官吏多慾下，消極地避免來自於官府的行政處置，無論是行為觸法或涉民事糾紛，對求平安渡日的民眾而言，成了處世的良箴，而這積儲已久的怨憤，在笑話書中找到了宣洩的出口，成為此體固定的表述主題與敘寫手法。

惟明清庶民日用類書或座右專著中規箴的闡述立場，在於檢視個人處理外在事物時得否合宜，由之闡發個人當有的處世態度與原則，雖雜引諸種警心之言，無外是對天、對事、對己，皆以不啟事端為原則，採取但求安居在社會中的消極態度。為祈安居無事，日用類書在勸戒的專篇中，多列有「萬般皆是命」強

<sup>22</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31，頁 558。文亦見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 42、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 23。

<sup>23</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31，頁 558。文亦見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 23。

調人生命定，個人需心懷接受既有境遇的態度，又續記「酒色財氣」之害，提示人世之爭多源自此。從規訓「正本清源」的觀感觀察《笑林廣記》中，群眾所關注在社會階級和身份上的失序行為，已反映出笑話的特質和封建制度下人民的焦慮。

### 三、百工的考覈：由「合宜收入」以對照出「自我責任」之意涵

在官員之下，社會上各行各業裡不免存著未合群眾期待的業者，成了群眾敵視而欲批評對象。一如前文敘及官吏般仍以人格檢覈行為是非的立場與方式，權衡著取得生存之資和職業義務的關係。其中，維繫人們生命機能的醫者所受到的關注，自然成為僅次於具決定民眾權益的官員的職業。於是，在詮釋中則扣合著生命／利益的對照。

#### （一）好財以致輕看他人的生命

《笑林廣記》對百工各種可笑事的記敘，集中於〈術業部〉。在記錄上以醫者最先探討數量亦最夥，其次才是提供人生建議的命理、卜算及陰陽先生等，最後則並陳提供生活服務若畫師、裁縫、賣酒商人、廚師等行業，表現庶民關懷個人權益的次序和心理。尤其醫者還扮演著決定個人在罹病後身體健康甚而關乎生命存續的角色，具有神聖性，成了人們最重視的職業，但在《笑林廣記》的描繪中幾乎皆屬庸醫，無不以丑角的形象活躍在故事中，陳述著人們集體對醫者在品格和醫術的既存猜忌。在笑話荒謬的對話中，聚焦出更深刻的社會批評，故記云：

有小兒患身熱，請醫服藥而死，父請醫家咎之。醫不信，自往驗視，撫兒屍謂其父曰：「你太欺心，不過要我與他退熱，今身上幸已冰涼的了，倒反來責備我。」（〈退熱〉）

樵夫擔柴，誤觸醫士。醫怒，欲揮拳。樵夫曰：「寧受腳踢，勿動尊手。」傍人誤之，樵者曰：「腳踢未必就死，經了他手，定然難活。」（〈愿腳踢〉）

首則中的小兒患病以致身熱，醫者之務當在診斷病源後投藥攻之，並考量持續身熱會傷及性命，治病時就需顧及即時退熱，保全病患健康和性命。然而小兒在服用醫者所開藥方後死亡，病家的指控可代表庶民的質疑，惟醫者只是用病時身熱、現在熱退本末倒置的牽強理由回應，指出說話者自身既無醫術更無醫德，也交代了病者和醫者在社會中聯結：就社會的分工言，存在著病家支付酬勞以換

取醫者所提供服務的關係，唯在金錢與服務的交易外，更因事涉生命機能的維繫，對醫者便增以同理心的期待，就此更提升道德甚而信仰的層次。於是在首者中醫者簡短卸責的答語，看見一位近於無人性的卑劣人格，草菅他人性命，在第二則中更予簡化成「經手必死」的概念，調侃了也速寫下無德又無術的醫者。

《笑林廣記》裡的醫者價值觀多有偏差，與生活中醫者治病無驗，至終病者死亡又毋需負責的聽聞或經驗有關，據《三台萬用正宗》中之〈樵談〉所述「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sup>24</sup>，道出在群眾的觀點裡，與醫者權力關係一如和手握行政權力的官員將相般並不對等，與熊弘備〈不費錢功德例〉中拈出對醫家的期許，「診脉不輕率任意，不因貴藥，輒減分數；不因錢少，遲滯其往。不因錯認病症下藥，委曲回護」<sup>25</sup>迥異。於是，當病家質疑醫者未加用心甚至醫術平庸，導致病人於治療後仍宣告不治時，實與殺人無異卻少有治罪，自會認定社會規範的不平，以致自身陷於困境而難跳脫。在此之下，更記下了代表深諳生死奧秘符號的冥王，「權威」地道出世間醫者的重要性及當時習見的問題，而云：

冥王遣鬼卒訪陽間名醫，命之曰：「門前無冤鬼者即是。」鬼卒領旨，來到陽世，每過醫門，冤鬼畢集。最後至一家，見門首獨鬼彷徨，曰：「此可以當名醫矣。」問之，乃昨日新豎藥牌者。（〈冥王訪名醫〉）<sup>26</sup>

冥王道出世間亦存在著決定、操作著社會成員的職業即醫者，身份自屬神聖尊貴；但經實際查訪後卻僅見無端死在庸醫之手的「冤鬼」畢集於醫門前，甚至才開業一日便產出冤死新鬼，道盡人世名醫難尋，多出於醫者不能辨分自身職業尚且含括道德的期許，僅視為一份求取自身糊口的職業，無怪當面對他人生命時，就只是循例處理。於是民眾便不信任甚至輕看醫者，有了直接的誚責：

醫人買得醫官札付者，冠帶而坐於店中。過者駭曰：「此何店，而有官在內？」傍人答曰：「此醫官之店。嘲衣冠之玷。」（〈醫官〉）<sup>27</sup>

<sup>24</sup> 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42（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2011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二十七年余氏雙峰堂刻本），頁620。

<sup>25</sup> 清·熊弘備撰，酒井忠夫輯錄：〈不費錢功德例〉，收於酒井忠夫著，曾金蘭譯：《道家、道教史的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7年），頁220。

<sup>26</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42。

<sup>27</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42。

此則以醫者亦兼有文人的特殊身份設想故事，選定了亦具官方嚴正色彩的醫官為謎面，兼以簡易的設問中引出「衣冠之玷」的謎底，敘事雖殊乏趣味，然在直接責罵下有效地抒發人們對醫者普遍的不滿，由此更示現了笑話書總聚焦在攸關權益的主題，並依照在群眾心裡的重要性收集與排序。

## （二）佔人便宜實否定自我義務

而此看法，同樣的反映在《笑林廣記》所收錄的各行各業。就社會言，百業意指群居下必然的分工，強調職業的功用及價值，由個人言，多視作謀生獲利的方式，重視在社會上職業的貴賤和收入，循此，〈術業部〉實更深刻的探討個人在決定獲取利益與盡其義務時，選擇當下所反映當事人的性格及本性。而此，可用《笑林廣記》裡「賣酒」的單純營利為說，可更清楚的顯現酒家和買家間的關係與心理：

一家做酒，頗賣不去，以為家有耗神。請一先生燒楮退送，口念曰：「先除鷺鷥，後去青鷺。」主人曰：「此二鳥你退送他怎的？」先生曰：「你不知，都吃虧這兩隻禽鳥會下水，遣退了他，包你就賣得去！」（〈賣淡酒〉）  
朝廷新開一例，凡物有兩名者充軍，三名者斬。茄子自覺雙名，躲在水中。水問曰：「你來為何？」茄曰：「避朝廷新例。因說我有兩名，一名茄子，一名落蘇。」水曰：「若是這等，我該斬了：一名水，二名湯，又有那天災人禍的放了幾粒米，把我來當酒賣。」（〈三名斬〉）<sup>28</sup>

酒家惑於自家所釀的酒竟銷售無路，未曾檢討酒的品質僅疑心有其他的原因，由此以定位小商人們的心態，之後故意將敘事導向與水有關的水鳥，以喻酒淡如水已能招來與水共居的生物，既揭露酒賣不出的謎底，更點明酒家嗜利的心理；次則更以酒家幾乎以水代酒以致水、酒無別來設計笑話，故知茄子又名落蘇不過是引子，以帶出酒家幾近於水中加幾粒米就號為酒而拿來販售的諷喻，夸寫的敘事卻道出消費者買酒時總感到「酒淡如水」，在利益受損下就認定酒家的好利。在消費者的眼目下，商家的好利自不待言，而取得不當的利益，甚至以「賊」來形容，更顯仇視的態度：

一翁有三婿，長裁縫，次銀匠，惟第三者不學手藝，終日閑遊。翁責之曰：「做裁縫的，要落幾尺就是幾尺。做銀匠的，要落幾錢就是幾錢。獨汝遊

<sup>28</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 60。

手好閑，有何結局？」三婿曰：「不妨。待我打一把鐵竅，竅開人家庫門，要取論千論百，也是易事，稀罕他幾尺幾錢！」翁曰：「這等說，竟是賊了。」婿曰：「他們兩個，整日落人家東西，難道不是賊？」（〈有進益〉）

29

此笑話的結構，已說盡在傳統文化中的思維矛盾：代表教育權威的長者，以獲得最大利益的職業期待諸婿，故分別稱許執裁縫、銀匠工作的二婿能以口說便佔人利益，諒責無業的三婿；於是三婿直接說前引兩種職業以非正當的手段獲取更多的利益，不過是非典型的賊而已。當中探討文化中的結構問題，私心多以職業為獲利之途徑，在教養時亦以此為訓勉，卻同時心存人應以公義為己任，不應以利益作為人生目標的教育宗旨。

在前引日用類書中，亦用莫執於錢財為訓。《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分以財之多少，闡言和子孫、家族福份呈現相對的消長，而謂：「〈財產不消大〉：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借問此禮是何如，子孫錢多膽也大。天來大事也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又謂：「〈財產莫嫌少〉：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借問此禮是何如，子孫無錢膽也小。些小生產自知保，儉使儉用也過了。」<sup>30</sup>所述的儉用傳家，與笑話中貼近現實的獲取大利作為持家原則，如鏡像般相互印照亦相互衝突，在處世良箴和沈溺利益不同價值取向的對照中，益顯共通以利為戒的評斷準則。

## 參、刺探隱私：

### 以「人我」之別揭示個人權益存在必然之衝突

笑話除了因刺諷世事而微具改善時風的正面功能與特質外，不可諱言也存在著單純嘲笑他人的形體和智能上殘缺的記敘，對社會有負面的不良示範。此類主題實遠溯笑書肇始之六朝若《笑林》與《啟顏錄》中對變異身體的嘲笑，至終由附庸而為大國。此笑話主題可看待為進入文明社會後被道德所壓抑的殘存獸性，蔑視其他缺乏生存能力個體，在笑話書中找到了紓解感受的路徑。依此足能

<sup>29</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56。

<sup>30</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1，頁558。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卷42、徐啟龍編《五車合併萬寶全書》卷23亦見。



進一步解釋，於入宋後笑話書摻入原來少有的色情命題，迄明清通俗笑話書中更成了最主要的敘寫題材，不過是反映人類與動物相同的本能和需求：生存與繁衍，鄙視他人形貌的缺陷，及偏好窺探隱藏在衣冠下情色的秘密。

這些被社會所隱藏、諱言的人性，在笑話中多有展示，自然為統治階級所不容而被禁燬，<sup>31</sup>故和日用類書中多次提醒眾人的訓誡必然扞格，卻正可代表著人性中傾向維繫社會秩序以達共同生存的理性思維，和欲逞快感以滿足原始獸性間對峙的實況。笑話書中外顯的獸性，能藉由理性訓誡的觀照，深入映現已具有識字能力的中產階級，如何從自我的需求裡詮釋道德題目和社會定則，以合理化本為社會所不容討論、表現的個人慾求。

## 一、人性惡意來自於競爭，故貶謫、嘲弄他人身心缺憾為戲

社會除了賴以階級的分工而得運作，更需在這結構中加以規範並賦與道德的意識，以制約人性中欲逞攫取生存資源和繁衍後嗣的獸性衝動，俾利更長久地維繫運行機制。於是，強調人性與獸性差異的道德論，或以獲得永恒生命的宗教說，成了主要的說帖：應憐憫未能獲得糊口的社會成員，在基於仁心下給予基礎的生活之資。只是被排擠至社會邊緣的個體，多被個人出生時無法選擇的出身和身體所決定，卻成了笑話書中所嘲笑的對象，與社會所推崇的道德主流相衝突，《笑林廣記》甚至擬設了〈形體部〉、〈殊稟部〉和〈貧窶部〉專收此類笑話，足見人們對於嘲弄他人殘缺或困境的偏好。這些笑話被輯錄出版的原由，乃與滿足讀者心性中之惡意有關，並繫於社群的活動中。先由形體的描述觀察，便已如此。

### （一）形體之殘缺：反映與他人交往之阻礙

形體殘缺之所以可笑，除了在外形與常人有異，於視覺上已令人感到突兀，使人心生優越感而嘲弄之，更在於他們在社會群體裡的社群活動，會表現出異常人的行為而使人無法預期有關，無論是造成誤解，或使人不安，都令人發噱。如下引二則，皆因著主人翁和常人的生理結構有異，有著違反社會常規的表現，被視為可笑：

有善屁者，往鐵匠鋪打鐵搭，方講價，連撒十餘屁。匠曰：「汝屁直恁多，若能連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與你。」其人便放百個，匠只得打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十屁，乃謂匠曰：「算不得許多。這幾個小屁，乞我

<sup>31</sup> 據王穎考論，清代笑話類的作品唯《笑林廣記》因好言色情而低級，於道光十八年、二十四年列於淫書中被禁燬。由此可見此書的流行及特質。引參王穎：《清代禁毀小說坊刻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43-344。

幾隻鉅頭釘罷。」(〈善屁〉)

兄弟三人皆近視，同拜一客。堂上懸「遺清堂」一匾，伯曰：「主人原來患此病，不然，何以取『遺精室』也。」仲細看良久，曰：「非也。想主人好道，故名『道情堂』耳。」二人爭論不已，以季弟目力更好，使辨之。乃張目眈視半晌，曰：「汝兩人皆妄，上面安得有匾！」(〈兄弟認匾〉)<sup>32</sup>

生活中「屁」會造成困擾，也必須發生在與他人相處之時，當事人造成的惡臭令他人心中生厭惡，自己也相對地感到窘迫，故首則便以夸寫「屁」作為笑點，由不可思議的善屁者連續百屁來開場，收束在不能自忍下再撒幾個屁的表述，並附加描述當事者的心態由自慚轉而自傲，加深事件的荒謬，而這專嘲此類造成社交困擾的份子，亦記下他們的困境與旁人的猜忌。細繹「社交困擾」之可笑，出於個人行事的失序，故則所記「近視」紕漏的可笑，亦得循此法以釋，近視者在看錯外又未識「遺精」、「道情」負面或正大不足的詞彙，不會出現在自標座右的匾額上，最後復申言近視乃造成可笑的原因。那麼此類笑話只看到失序的行為可笑，卻未去思索如何預防可笑事的發生，就難免除近於殘忍的嘲弄。故云：

乞兒戒吃狗肉，眾丐勸曰：「不必。」曰：「我不食之久矣。」眾曰：「你便戒他，他卻不戒你。」(〈戒狗肉〉)

一乞兒病腿爛，仰臥市中，狗見之欲舐。乞兒曰：「畜生，少不得是你口裡食，何須這般性急？」(〈病爛腿〉)<sup>33</sup>

乞兒身形骯髒又有殘疾，在形體殘缺外兼屬社會的弱勢，和狗竟存在著相類的社會定位，並形成關係；這代表著社會群體意識的敘事者剝奪了乞兒「人身」的資格，而以「動物」模擬其間的互動：先由眾丐道出丐戒吃狗，然狗未必戒吃人的事實，其次則用丐者的自陳，道出將為狗所食之的生命困境。丐者與狗皆賴人施與食物而活，依此才會放在共同的社會位階，於是人同於狗，才是嘲笑的主題，道出缺乏基礎的生活資源與社交活動，便為可笑，此類笑話雖具備勸勉人應回歸社會既存的職業和秩序的正面想法，卻又顯露流於刻薄而近殘忍的純粹惡意。而此，更在傳統笑話中的昏忘系統中，表現的更為明顯，至《笑林廣記》更成了表述的重要主題。

<sup>32</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85、75。

<sup>33</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56。

## （二）稟性之痴愚：意指對社會知識之缺乏

當得見他人單純的視覺突兀，或行為社會期待有所落差皆令人發笑，而這正是形體殘缺可作為笑點的主因；至於內在的痴愚，更易外顯於行為，更是笑話不可或缺的題材，而云：

一人遠出，囑其子曰：「有人問你令尊，可對以家父有事出外，請進拜茶。」又以甚呆恐忘也，書紙付之。子置袖中，時時取看。至第三日，無人來問，以紙無用，付之燈火。第四日，忽有客至，問：「令尊呢？」覓袖中紙不得，因對曰：「沒了。」客驚曰：「幾時沒的？」答曰：「昨夜已燒過了。」（〈燒令尊〉）

一人見賣海螵者，喚住要買，問：「幾多錢一斤？」賣者笑曰：「從來海螵是量的。」其人喝曰：「這難道不曉得！問你幾多錢一尺？」（〈買海螵〉）

34

父知子之愚笨致使無基本的社交能力，方外出前將應對之法寫在紙上，在燒去紙條後失去行事的憑藉，兒子就依照原來愚昧的本質應對，改變原先的無事，造成來訪的友人接收到其父「沒了」（死亡）、「燒過了」（已火化）的錯誤訊息而誤解，建構起本性愚昧、無法理解社會規範、行事不合規範的因果關係；在其中足能得見《笑林廣記》所稱的愚昧並且可笑，必須發生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所造成的錯誤，由失序發現當事人無法依照社會期待而行事的痴愚，依此立場，實在嘲笑未具備足夠的社會知識與能力。所以，有人不知海螵一物是以容量計算販售，卻連續誤用重量、長度求價，無怪被包括讀者在內具有此常識者所訕笑，反映出識者／不識者間的差異、對立與鄙視。

於是，未合社會要求的行為，是認為外在形體和內在稟性可笑的核心。下揭二事，可作為此推論的輔證：

一婦人向山客買茶葉，客問曰：「娘子還是要細的，要粗的？」婦曰：「粗細倒也都用得著，只不要屑與泄同音。」（〈茶屑〉）

一人三餐無食，夫妻枵腹上床。妻嗟嘆不已，夫曰：「我今夜連要打三個拐，以當三餐。」妻從之。次早起來，頭暈眼花，站腳不住，謂妻曰：「此事妙極，不惟可以當飯，且可當酒。」（〈連三拐〉）<sup>35</sup>

<sup>34</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03、115。

<sup>35</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25、195。

首則因婦人和山客乃一男一女，令習常的買賣對話，令聽者產生性的聯想，雖有言語上的紕漏，也不過是說話不夠莊重，但次則的貧窮丈夫視食色之需其義等同，故用手銃三次替代三餐，飢餓又虛脫道出「惟可以當飯，且可當酒」的愚昧話語而可笑，但其中也道出這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夫妻，無力改變貧賤身份的現況，不合情理的話語，就成了已獲得基本生活資源者的笑料源泉。

毋論是嘲弄殘疾或社會弱勢，其態度皆不合傳統社會中當施予援手，發揮群體分工共存的仁愛精神。《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所舉的〈解狠良方〉十二味，其中便列有「好心腸一條」、「慈悲心一片」<sup>36</sup>，專治心狠無良，更在於宣揚當以慈善對待弱勢的善行；另清初頗流行民間的熊弘備〈不費錢功德例〉，便用積累陰鷺勸喻眾人，而謂：「不欺殘疾愚疾，及老幼病人。……指引迷路行人，扶瞽目殘疾人，遇危橋險路。……時時察奴婢饑寒病暑，率鄉里，平升斗等秤，禁幼小子女，凌虐婢僕。……扶貧濟困，必先本宗，而後外族。凡事肯替別人想，凡物肯替別人借」云<sup>37</sup>，仁心的發揮，仍屬於人類文明特有的產物，在民間推廣也僅能依靠仍具利誘的積善論述，鼓舞人當濟弱扶傾不可譏嘲，求取身後進入另一個世界生活的富足。但也因著此類次文化書籍的流行，記錄下中產階級歧視、嘲笑弱勢族群的心態，真實的註解盡褪近於動物歧視弱者的本性，看見儒家經典「成就眾利」的道德理念，於真實社會中推展時，仍存在著固著於人性中近獸性的阻礙。

## 二、好色出於人性之本質，故窺視、描繪性事可以補償自我

魯迅將《笑林廣記》分為挖苦、猥褻二大類，並以為猥褻笑話較諸其他題材更具刺激力，他以為「不過它另有一種無敵的刺激力，便去引起人生最強大的大欲，促其進行」，復引申葛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的見解，而謂「但因生活上種種障礙，不能容許性的不時的發現，一面遂起阻隔，牴牾之後阻隔隨去，而餘剩的力乃發散為笑樂，其實悅樂在笑先，笑則不復樂也」<sup>38</sup>，道出輩笑話之所以受人歡迎與何以發笑的原理，在於「隔絕」即規範、訓誡的存在，及在閱讀笑話的當下予以抽離。復觀《笑林廣記》總以訕笑的口吻，描述在倫理規範內、外的各類性活動等作品，在揭示不宜、不可為的態度下，又興味地渲染人性或性格沈溺於性快感的尋求，不僅是作者（觀察者）記下當時社會存在或推測有相類似事件仍在重複發生，一方面正經地指出行此事之可笑，需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更有著滿足當時讀者對觸犯禁忌與性幻想期待的功能，刺探隱蔽在

<sup>36</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1，頁559。

<sup>37</sup> 清·熊弘備撰，酒井忠夫輯錄：〈不費錢功德例〉，頁221-222。

<sup>38</sup> 周作人：〈苦茶庵笑話選序〉，收於周作人校訂，止庵整理《明清笑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67。

衣飾下的身體與由之聯想的性慾。令是書招來好言色情的指責，而有「不褻不笑」的看法。也因著此具衝突性的敘寫，說明了笑話書文體上的特徵：以一般性的道德建立批評的準則，又以觸犯、揭露禁忌紓解被限制自我的心理需求，描繪出群眾貼合現實且具體的想法。故可由日用類書所欲建立的道德規模，查檢當中與「性」有關的規勸，由之梳理笑話書中偏好刺探與窺視倫理中的身份，以及其中對於「性」和「規範」間的關係與詮釋。

### （一）任性與制約間，並非絕對的衝突

性描寫在笑話書中本呈現相悖的意涵，一是表述倫常中所禁制的要求，具維護社會秩序的想法與道德的特質，二是紓解個人對性的需求與好奇；但無論是陳述、夸寫和性有關的內容，皆在社會的道德規範下而被壓抑而成了禁制，加深窺探究竟的好奇心理。於是，在動物性本能的趨使與對揭露、挑戰禁制的想法下，群眾在笑話書調侃社會上號為禁止性慾的儒道，與倫常中恪守節制禁止性活的關係中，得到宣洩慾求的管道。

《笑林廣記》一如大部份笑話書，一致夸寫僧道對於性事的競逐和沈溺，主要出於群眾對於出家人此一族群需禁慾規定的猜疑，及基於當時確然發生素質不佳的僧道違反教規的事實，以致認定僧道在制約下更執著於無法正常滿足的性慾，於〈僧道部〉裡表述著群眾的想像和質疑，匯聚著對性狂熱的修行者，令原本多興建在遠離都市處方便清修的寺廟，反而成了避人耳目的居所，倒置了禁慾者／聖地和縱慾者／行淫處的聖俗特質，誇張的記下偏執於性需求的各色僧尼，如記云：

一僧嫖院，以手摸妓前後，忽大叫曰：「奇哉，奇哉！前面的竟像尼姑，後面的宛似徒弟。（〈宿娼〉）

有尼姑同一妓者，死見閻王。王問妓曰：「汝前世作何生理？」妓曰：「養漢接客。」王判云：「養漢接人，方便孤身，發還陽世，早去超生。」問尼姑：「你是何人？」答曰：「吃素念佛。」王亦判云：「吃素念經，佛口蛇心，一百竹片，打斷脊筋。」尼哀告曰：「不瞞大王說，小婦人名雖是個尼姑，其實背地裡養漢，做私窠子的。」（〈養漢尼〉）<sup>39</sup>

僧人至妓院消費滿足性慾已屬奇聞，過程中更洩漏了寺廟裡亦是自己的秘密：對女身尼姑的私處和男身徒弟的後庭之熟悉，代表著凡眾所未能窺測的神聖

<sup>39</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67、169-170。

居所，掩飾了僧人夙日皆有性行為的事實；僧人如此，尼姑亦然，尼姑死後便進入總結一生善惡且行為皆無所隱遁的地府，當發現閻王竟判定妓女以身體換取金錢的方式乃方便獨身男性的善行，在此奇特的警悟下不免先承認「吃素念經」卻心口不一的惡行，再自行揭露在世時雖縱慾養漢，尚有著開設私娼方便孤寡男人的善舉，舉措既然與妓女無別，亦應循例改判。相對於摹寫僧尼在寺廟狂歡的笑話書，以市民作為主要讀者的日用類書雖未言及僧尼的言行規範，卻仍得見於已涉宗教立場的勸善專著，〈不費錢功德例〉便談到僧道平時生活所當為戒的內容，「謹守清規，嚴持戒律。不窺人婦女，不說污穢語，揭卷必先盥手，不使婦人入寺院。不賭博，不飲酒，不浪費施主銀錢」<sup>40</sup>，便提及酒色財三事，更重覆提醒僧道當以誘引婦女為戒，說明了明清時僧道素質良莠不一，觸犯色戒者已引人側目。

但笑話書並非只是單方面的責備，且以為性的需求，無分男女，更無分聖俗，出家人仍屬有慾的有情眾生。故云：

一尼到一施主人家化緣，暑天見主人睡在醉翁椅上，露出陽物甚偉。進對主家婆曰：「娘娘，你幾世上修來的，如此享用？」主婆曰：「阿彌陀佛，說這樣話。」尼曰：「這還說不修哩。」（〈幾世修〉）

或問和尚曰：「汝輩出家人，修煉參禪，夜間獨宿，此物還硬否？」和尚曰：「幸喜一月止硬三次。」曰：「若如此大好？」和尚曰：「只是一件不妙，一硬就是十日。」（〈陽硬〉）<sup>41</sup>

敘事中的尼姑顯然領略過性的歡愉，方以企羨的口吻道出女主人翁累世修福，使此生能獨享性事的快樂，使得持佛教禁慾教義與訓誡的修行者，正向的企求、形容、稱許人間的性事，因著性，便可倒置了故事中修行者原來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成了是則敘事亦是笑話的重點；僧道不得超然於性快感需求之上的原因，則由和尚的個案中得見，出家人每日以修煉參禪對付性需要必然終告失敗，因為性是日日所需所想，無擺脫的可能。此設想自然出於凡眾的觀點：自身對性有所需求，出家人亦不得例外，其中在嘲弄外也兼存了諒解。書中對性的關注，多反映於性描寫裡所拈出的身份，相對於妓館的性工作者露骨談著性與金錢的關係與心理，對僧道違背常情及事實極頻繁性活動的書寫，自包括著批評及制約

<sup>40</sup> 清·熊弘備撰，酒井忠夫輯錄：〈不費錢功德例〉，頁220。

<sup>41</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70、161。

性有關的宗教條目，以為過於嚴苛而違反人性。在《笑林廣記》裡對於性的各式規範，實採取具彈性的寬容態度。於是，對修行者此一社會身份當採取絕對禁慾的立場，在笑話書中則趨向探討性慾的需求以及在人性中的位置。

倫理中含括「性」在其中惟夫妻之倫。儒家在詮釋此倫時，則略個人感受而重視社會組成中繁衍族群的功能，至於忽視、淡化性所帶來歡愉的主因，在於立足於維護社會秩序的立場，避免個人忽略性的社會功能只求得性行為的快感，導致行倫理外的性活動所生養出的血脈，干預著原來資源分配的原則，埋下家庭以致家族、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芸窗彙爽萬錦情林》所陳的〈夫婦箴〉，便言「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睦禎祥來，垂戾災禍應，舉業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sup>42</sup>，以維繫社會秩序為要，便略去夫妻之私情。其中被遮蔽的人性本能，卻是人所興味且想滿足的慾求，因此以男性作為主要讀者群的《笑林廣記》，便在這兩性關係裡屢言女性的性需求，合理化自身好言性事的心理：

一婦生育甚難，因咎丈夫曰：「皆你平素作孽，害我今日受苦。」夫甚不過意，遂相戒：「從今各自分床，不可再幹此事。」妻然之。彌月後，夜間忽聞啟戶聲。夫問：「是誰？」妻應曰：「那個不怕死的又來了。」（〈不怕死〉）

一貧家生子極多，艱於衣食。夫咎妻曰：「多男多累，誰教你多男？」妻曰：「寡欲多子，誰教你寡欲！」（〈寡欲〉）<sup>43</sup>

上引兩則便扣合於個人之性滿足／家族後嗣之繁衍的議題，首則記妻子因多子而累，指責丈夫的好慾且分房以性事此為戒，其後自己卻無法禁慾至丈夫處而欲行事，次則敘及貧家多子而致生活拮据，以多子寡慾間的關係相互指謫。兩則敘事的共同處，在於皆已達成繁衍後嗣的目的後，方才描述夫妻對於性的需求，道出需照應女性生育之苦、家庭生養負擔的原則，在此觀感中，性的滿足自非可議，而是需予節制。如《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對性慾的看法，便與此相近，而謂「老氏動輒要絕嗜慾，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有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曰則未可」<sup>44</sup>，

<sup>42</sup> 明·余象斗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6（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2011年，《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間雙峰堂刻本），頁567。

<sup>43</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26。

<sup>44</sup> 明·劉子明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1，頁559。

絕慾、禁慾皆違反人性，唯需做到有所節制，不為慾念所累心。但相對於上引勸誡的內容，笑話書承認性慾乃人性外，更著墨在諒解上，並擴展到去觀看好色太過，以致有傷身、違禮疑慮等情況：

一人欲事過度，憊甚，夫婦相約：「下次雲雨，止放半截。」及行事，妻掬夫腰盡納之。夫責以前約，妻曰：「我原講過是下半截。」（〈下半截〉）一嫂前行而裙夾於臀縫內者，叔從後拽整之。嫂顧見，疑其調戲也，遂大怒。叔躬身曰：「嫂嫂請息怒，待愚叔依舊與你塞進去，你再夾緊何如？」（〈整嫂裙〉）

一婦有淫行，每嫁一夫，輒有外遇，夫覺即被遣。三年之內，連更十夫。人問曰：「汝何故而偃蹇至此？」婦曰：「生來命運不好，嫁著的就要做烏龜。」（〈命運不好〉）<sup>45</sup>

性行為太過頻繁的丈夫仍需應付索慾的妻子，以具性暗示的話語戲弄嫂嫂的小叔，和總不安於室導致屢次被休棄的女性，排列出對性需求與違禮等輕重不同的人性光譜，讀者在閱讀時便能夠察知「性」的原始衝動，如何干預著個人社會行為的原理並感到可笑，在譏嘲中亦帶有諒解無法有效抑制慾求的原由，這也是笑話書雖然不至於主張免去指謫或刑責，但仍以同情去理解性乃人共同的需要。

## （二）想像和窺探裡，紓解人之性需求

傳統道德的規範多批評性慾並加以制約，但《笑林廣記》卻採取更貼合、體諒人的立場，以為不可絕對的禁止。其思考的方法，乃正視性慾是人必然的需求，並認為抒寫性事與誘使人犯罪無關，反倒在這近於窺看的視角中，嘲弄著各類型秘密進行的性活動，無論是否合於道德或法律，皆在這合於生活又多有想像的描寫裡，紓解了人們對於性的心理需要。而這需求，絕不止於倫理中規範的男女或其他性向的性關係，獨身者亦然。

《笑林廣記》自錄有男性的秘密，可啟笑話書所預設的男性讀者同情又會心的一笑：

舊有放手銃詩一首，嘲姓倪者，錄之以供一笑。詩曰：「獨坐書齋手作妻，此情不與外人知。若將左手換右手，便是停妻再娶妻。一勒一勒復一勒，

<sup>45</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127、218、129。



渾身騷癢骨頭迷。點點滴滴落在地，子子孫孫都姓倪泥音同。」(〈嘲姓倪〉)  
 一人年逾四旬始議婚，自慚太晚，飾言續弦。及娶後，妻察其動靜，似為未曾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驟然不及思，遽答曰：「手氏。」(〈手氏〉)

46

兩則皆以手銃作為笑話主題，或以戲謔的口吻，細緻記下此事的歷程，或交代獨身者婚前只以手銃洩慾的事實，皆在陳述難以向人啟齒言的性事，尤其首則所敘的箇中的感受，屬於主要讀者群男性的共同記憶，「男性無不如此」使人心生共鳴，降低原來的罪惡感，也表明了適時宣洩性需求的重要性。至於倫理中的夫妻之倫，亦能宣講著床第間的夫妻私語，甚至收錄可能發生衝擊禮教的流動情慾：

一人夜膳後，先在板凳上去睡，翻身說：「底下硬得緊。」妻在灶前聽見，回言曰：「不要忙，收拾過碗盞就來了。」(〈底下硬〉)  
 一翁扒灰，事畢，揖其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裡，那裡謝得許多。」(〈謝媳〉)  
 一翁偷媳，媳不從，而訴於姑。姑曰：「這個老烏龜，像了他的爺老子，都有這個毛病。」(〈毛病〉)<sup>47</sup>

首則的妻子曲解丈夫的話，直接聯想成性需求，道出夫妻本締結於性的關係上；次則的翁媳自是性成熟的男女而亂倫，竟以人倫之禮相互謙讓，溢出夫妻之外的性事又以人倫加以詮釋，似傳達家庭中兩性活動，已不止夫妻的相對關係裡；最末則翁欲亂倫媳告予婆婆要求主持公道，卻再引出爬灰之舉，實襲自其父的家族秘密，印證了前一則的猜想，在文化中代代傳遞。

這些容有虛實摻半的描述，仍然有相當的文化共識與社會基礎，才能使讀者在閱讀時，比附著自身曾有相近的與性有關的經驗，印證著對於社會或家庭中兩性關係的想像，在嘲笑的同时滿足了內心對於刺探他人性事的原始需求。這類人們難以啟齒的內容，成了好寫輩笑話的《笑林廣記》得以廣傳的主因。另在比對當時亦流傳的各種訓戒後，亦多能有所映照，代表著《笑林廣記》在處理與性有關的主題時，仍會以一般性的道德描繪其事，只是寄予更多的同情及體諒而已。

<sup>46</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11、227。

<sup>47</sup>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笑林廣記》，頁227、134-135。

而這頻繁的性書寫，正可以達到學者所指出《笑林廣記》發揮著抒發社會壓力「安全瓣」的功能，<sup>48</sup>與規範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而非只是好寫色情。另外，笑話書的編寫者，以男性的身份輯錄著父權社會下的各式嘲弄題目，先入為主的以「男性」為本位復以優越感的立場，評騭、嘲弄辨分男性之間以社會社經地位的高下，又以單純而具貶抑的概念，去臆測、形塑女性在日常中所表現出的人格，雖然偏頗卻能受到預設的男性讀者所歡迎，於市場上獲得成功。

## 肆、結論

作為清初通俗笑話代表之作的《笑林廣記》，自刊後被消費市場所歡迎，迄今仍有印行，表述是書傳續能長能久，必然傳遞著重要的文化訊息：載負著中華文化中庶民階級對人性及社會的詮釋及批評。本文藉由與民間類書之勸誡門類和勸善論述專著的對照，以深入地表呈笑話書特有的評述視角和基礎，形構更貼合自明末以來現實的道德論與價值觀：

### 一、用利益作為品評職業的標準，以述社會之義務

「利益」乃所有職業的勞動目的，換取生存資源亦找到自我在社會上的價值。這最基礎社會的分工結構，建立笑話的評斷標準：職業與酬勞應當相互對等，故循職業責任所建立的準則，可在社會勸戒的格言中獲見，循獲取利益而不顧當盡職業的義務，則笑話的實例裡體現，故《笑林廣記》便以社會階級之高下依序刺諷，從具行政權力的官吏起，至各種生活上得遇的百工止，在檢覈中，最先以敵視的態度，判定官吏必因貪婪而失職，並交代這些官員必然品格卑劣亦無才學，且晉身多取關說和捐官的管道，形成了惡性循環；就醫者言亦無醫術醫德，傷人性命，至於其他各行業皆不思當盡己責而以獲取財貨為事。在訓誡類的記錄裡，先勸勉人不應執著於求取財貨的共通修養原則：不起事端，不爭財貨，盡一己之社會職責，又與官府維持一定的距離，消極地獨善其身，無事度日。

<sup>48</sup> 本文即據黃克武、李心怡所指陳的看法，而謂：「首先明清笑話的突破之處似乎只限於扮演社會『安全瓣』（safety valve）的功能，以略為開放的言說空間，適度地紓解禮教對情慾的壓抑。」道出《笑林廣記》在社會上所發揮抒發人們情慾的功能。引見黃克武、李心怡：〈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與情慾：以《笑林廣記》為中心之分析〉《漢學研究》，第19卷第2期（2001年11月），頁371。

## 二、因人我有別評述更貼近人性，可安置我之情緒

笑話書然在評判事件時仍回歸一般性的道德，卻仍保留歧視、嘲笑形骸心性有缺和地位卑下的弱勢族群，以及偏好記錄保留在夫妻之倫中及溢出規範外的性慾活動。其原因出於《笑林廣記》在論述時，已先區隔出人我的不同，欲滿足讀者「自我」的需求並犧牲「他人」的權益，故可嘲笑他人的不足：無論是形體還是稟性的殘缺，由之做出不合常理的行為，還是身份卑下，難立足於社會而表現在言行上，編述者及讀者皆可透過嘲弄中獲得優越感達成精神上的滿足，而這往往已近殘忍，相悖於各式誠律的訓勉；而又為了慰藉個人對於性的需求，或揭露、或窺視、或想像他人性活動的隱私，雖侵害其他職業或身份的權益與名譽，卻能在其中讓自己得到情緒之宣洩，卻也因著以己度人的書寫方式，讓笑話書中的性描寫，多了體諒而非指謫。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 南朝宋·劉勰撰，清·黃叔琳注（1972）。《文心雕龍校注》。臺北：世界書局。
- 明·余象斗編（2011）。《三台萬用正宗》。《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二十七年余氏雙峰堂刻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
- 明·余象斗輯（2011）。《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間雙峰堂刻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
- 明·馮夢龍撰，程小銘校注（2012）。《笑府》。《明清笑話集六種》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明·劉子明輯（2011）。《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影印明萬曆四十年書林劉氏安正堂重刊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書社。
- 清·熊弘備撰，酒井忠夫輯錄（2017）。〈不費錢功德例〉，收入酒井忠夫著，曾金蘭譯，《道家、道教史的研究》，頁 213-228。濟南：齊魯書社。
- 清·石成金撰，張亞新校注（2012）。《笑得好》。《明清笑話集六種》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清·游戲主人撰，廖東輯校（1996）。《笑林廣記》。《笑林廣記二種》本。濟南：齊魯書社。

### 二、中文書目

- 王利器輯（1981）。《中國笑話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國良（2001）。〈介於雅俗之間——明清笑話書《笑評林》、《笑府》與《笑林廣記》〉，《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頁 233-250。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 王穎（2015）。《清代禁毀小說坊刻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 周作人（2013）。《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書局。
- 周作人（2009）。〈苦茶庵笑話選序〉，收入周作人校訂，止庵整理，《明清笑話集》，頁 163-176。北京：中華書局。
- 許美雲（2016）。《清笑話書《笑得好》之文化評議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黃克武、李心怡（2001）。〈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與情慾：以《笑林廣記》為中心之分析〉，《漢學研究》，19, 2: 343-374。

龔鵬程（1987）。〈笑林的廣記〉，收入清・游戲主人（編），龔鵬程導讀，《笑林的廣記》，頁 1-26。臺北：金楓出版社。

### 三、日文書目

大庭脩編（1972）。《舶載書目》影印宮內廳書陵部藏本。京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Irony and Precepts: Social Precepts Revealed by the Irony in Youxi Zhuren's *Xiaolin Guangji* in Qing Dynasty and Their Meanings

Tung-Yang Huang<sup>1</sup>

##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Xiaolin Guangji* by Youxi Zhuren to identify the year of its first publication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joke book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y comparing *Xiaolin Guangji* against the works in the precept category of popular literature, the irony in *Xiaolin Guangji*, which reflected the social norms at the time, was revealed. Two propositions are established regarding irony in *Xiaolin Guangji*. First, disorder among social classes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iron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arious types of workers are all criticized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also highlights the obligations and interests of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implies that people went against ethical order when they became obsessed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neglected their obligations. Such a situation could also cause social unease and become a negative example of moral suasion. Second, deviant words and behavior caused by human nature are ironized. The stories are narrated from a privileged male perspective; the male protagonists laughs at commoners and spies on the sex life of others. The actions of the protagonist contradict the ideas of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civil society and demonstrate the animalistic desires that portray the cruelty hidden in human nature. Such protagonists deviate from the precept of treating others with kindness but, to be kind to themselves, tolerate those who went violated the sexual norms. *Xiaolin Guangji* reflects the human need for community and reveals the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experienced by people when they attempted to fulfil their civic duties while satisfying personal desires, which led to them infringing upon the rights of others. Thus, *Xiaolin Guangji* presents the culture and thinking of everyday peopl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 Youxi Zhuren (Mater of Playfulness), *Xiaolin Guangji*, *Xiao Fu*, Joke Book, Qing Dynasty

---

<sup>1</sup>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Tung-Yang Huang, E-mail: tyhuang@dragon.nchu.edu.tw